

山绵枣

杨娜

绵枣俗名地枣、黏枣，鲁山特有根系果品。属百合科多年生草本。地下球根鳞茎，叶狭线形，秋季开淡紫色小花。鲁山的山绵枣，多分布在山区。货出地道，尤其马楼乡的商余山多灵药，早在唐代，这里就是中草药集散地，是当时的药材之都。这里出产的绵枣风味纯正，药效独特，能补养身体，久储不坏，可食用可入药，是鲁山舌尖上的文化，是民间特有的风情。千百年来，马楼先用锄头、扁担和箩筐，开辟出了山绵枣的甘甜流溢，在乡音的缭绕中，绵枣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种飘散着药香的独特小吃，有着马楼人乃至鲁山人对家乡的眷恋。

站在街头巷尾，走在田间路口，赶上庙会集市，掏三五分钱，从卖绵枣人粗砺的手中接过一醋水碟带汤的绵枣，优雅地取出一支青皮竹签，从碟子里扎出一枚绵枣，悠悠地放入口中，一股氤氲着酒香药味的糯甜，从舌尖上滚过，滑滑的入喉，呼出一口气，闭目微醺，通体舒泰，是鲁山人对绵枣永恒的记忆。

走进彭泉村，一股清幽的混合着酒香和淡淡药香的味道，向你袭来，循着这股香气，不用问路，便可以找到王泉水家。

王泉水是鲁山绵枣煮制技艺第四代传人。鲁山汤煮绵枣已有上千年历史，软糯香甜的汤煮绵枣是鲁山人饥荒岁月的美食，从阳春二月到清凉初夏，漫长的春光和孱弱的身體在绵枣的滋润下渐渐丰腴。

一筐筐白嫩饱满的绵枣带着泥土的芳香，等待着王泉水夫妇的冲洗。刨绵枣不易，淘洗绵枣更为复杂，刨回来的绵枣要先去掉须子和果实下面的根须，然后放入水中浸泡一天一夜，这样可以去除绵枣的黏性和辣味。泡过之后的绵枣从水中捞出，去除杂草黏土，放入筐中，用水管冲洗，冲完后开始用力搓洗，反复数次，直到把绵枣表皮给搓洗掉，露出雪白的肤肌，然后放入大盆中用大兆子把果仁和枣皮分开，这样一粒粒鲜嫩水灵的绵枣就出来了，把它放入水中再浸泡一天就可以装缸煮制了。

煮制绵枣要有耐心，绵枣甜糯香糯的味道全在火候上。王泉水作坊里，有一盘烧火用的大灶台，上面蹲放着盛煮绵枣的生缸，汤煮绵枣，不能翻搅，生缸厚实耐火，可以避免绵枣地底，纯粹的柴草文火才能煮出绵枣余味悠远的津液。装缸也很有学问，要在早上5点，晨曦初露时起床，缸里装入半缸水，水和绵枣的比例是1:2左右，然后开始烧火，大火烧开后开始装绵枣，灶台很高，需要站在椅子上上一盆一盆地把绵枣装入缸内，第一天要用猛火烧，每4个小时，把绵枣缸里的水舀出换上新的开水，开水要淹住绵枣，火候稍减，火候适中。特别到了晚上困乏难熬，但绝不能睡，要不时地续火添柴，煮到第二天绵枣汤稍微有点变色，这时可以用小火熬煮至汤浓，只要绵枣滚泡就行，但需要适当加些开水。此时绝不能添加凉水，加了凉水的绵枣僵硬夹生，再也煮不出糯软香糯的效果。到第三天，绵枣就变成绛红色，水也特别红，就这样漫长地焖煮三天三夜，绵枣的糖分药香慢慢溢出，汤色酱红黏稠，果实圆润生香，味道鲜美，久储不坏。

也有人在煮制时加入了少量名贵中药黄精，小火熬煮，增加药效，绵枣熟透停火，老少皆宜。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营养保健，更加崇尚绿色原生态生活，绵枣本身丰富而珍贵的药用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绵枣中富含蛋白质等多种元素，具有补中益肝、治失眠、强筋骨等食疗价值。同时绵枣清热解毒用于肺热咳嗽咽喉肿痛的治疗，效果更好。在临床应用中绵枣还具有抗病毒、抗菌消炎和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医药书籍上，有着对绵枣更多的记载，赋予她更多诗意的名字。《岭南采药录》上把她叫作“地兰”，从形状花色和属性上看，是对绵枣最贴切的描述。

绵枣从解救饥荒到养家糊口，从风情风味到保健养生，隐约于食的健康奥秘在鲁山人的智慧中不断解锁。

吴柯铭立即回去跟冯桂兰闹离婚，发誓后半辈子要跟胡衣一在一起，感谢命运的垂青，还给他这样一次完成自我救赎的机会。谁知道天不遂人愿，冯桂兰可不是好惹的。吴柯铭骂她一句，她把吴柯铭祖宗三代骂了个遍。吴柯铭打她一下，她跑到厨房拿起菜刀跟吴柯铭对砍。最后逼得吴柯铭给她跪下了，痛哭流涕地扇自己嘴巴子，骂自己是无颜，是个混球，八蛋，求冯桂兰放他一条生路。可冯桂兰冷冷地冲着他笑，丝毫不为所动。吴柯铭梦中祈祷，希望有个男人能勾引冯桂兰出轨。他逢人就说：“如果有人能将冯桂兰拐走，我奖励他十万块钱！”冯桂兰软硬不吃，所有招数通通无效。吴柯铭一气之下，从家里搬了出来，净身出户。胡衣一在影剧院分有一套集资房，是顶层的小居室。吴柯铭几乎没有征得胡衣一的同意，拎着一只皮箱跑到影剧院大街，和胡衣一同居了。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淮城也有很大变化，换一任市长，就在城市外围换个地方搞开发。城北商务区示范区，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城西产业集聚区，城东城乡一体化实验区。城区面积像一张大面饼，越摊越大。唯有老城区没人管，竟比先前还破旧了。淮城影剧院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被分割为多个小块，对外租赁经营，有健身房、台球厅和网吧，还有儿童舞蹈室、围棋室和跆拳道室，变成了另一种喧嚣。胡衣一和吴柯铭在影剧院大街一同居就是20年。他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但胡衣一几乎都忘记了吴柯铭其实是有老婆的，那个化工厂瘦得皮包骨的女人冯桂兰。

吴柯铭与家里唯一的联系是他女儿，吴一湘是个才女，小学、中学、高中都是尖子生，成为那个家庭给予吴柯铭唯一的安慰。高考时吴一湘以全省3000多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要知道全省有70多万考生。这还不算，吴一湘在中山大学仍然是优等生，大二时被学校推荐转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最终获得密歇根大学文凭。

当我打开包裹，还未来得及触摸封面上那飘香喷喷、热腾腾的金黄，就被跃身而来的儿子抢先一步。两天后的晚上，他捧着书对我说：“像是看故事，又像读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粮食的文学传记。”说着，他表情严肃地拉我坐在沙发上，随手打开书页，恰好是“一个新中国家庭的粮食记忆”那章。

“……(现在)很少想到吃饱吃不饱的问题。实际上在不远的从前，凭票定量供应粮食，总是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还是银行中年以上的人曾经的生活常态……”儿子满怀情感地读完这一章的开篇语，然后略带疑惑地问：“这都是真的吗？”

“当然啊！”我说。接下来，我与儿子一同穿越时光的障碍，重温了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后豫北农村尚本礼一家人那波澜起伏的命运。那些涉及乡村、城市粮食分配等问题的内容，我们也曾经从父亲口中有所耳闻。工分、粮本儿、粮票、布票、定量户儿等等，这些早已淡出了我们生活的概念，它们曾经像今天的手机、银行卡一样占用了生活的大部分空间，离开它们，我们几乎寸步难行。

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我，虽然不曾经历饥饿的困扰，却常听祖辈、父辈和稍年长的同辈谈起关于饥饿的遭遇。而且，我也曾目睹、品尝过红薯干面窝窝的味道，它光溜溜、硬邦邦、黑黢黢的形象，至今依然清晰。再加上我家的情况和书中尚本礼老师家有诸多相似之处，自然会对着那个时代有关粮食记忆的描述产生强烈的共鸣。

寒假里，儿子两次重读《粮食，粮食》。每每读到无法理解的段落，他总是找我父亲请教。父亲是一个曾经怀揣文学梦的中学教师，他和书中的尚本礼职业相同，年龄相仿，也同樣承受过饥饿的“洗礼”。父亲说，尚本礼吃过的谷糠、棉秆、花生皮、玉米芯、狗秧根、观音土，以及苦累难耐的苦楝树、臭椿树的叶子、果实，他也都享用过。

后来，潜下心来认真阅读《粮食，粮食》，那种历史的再现感时时在脑海浮现。我的孩子也因此对

书人书话

在现实与历史间穿越

——三代人共读报告文学《粮食，粮食》

张娜

从没关注过的原野充满敬意，碗底也不再剩下米粒。整个假期，他每天都会早起，把米粒与各色的豇豆细清洗，扬起手像撒粉一样丢进锅里，仿佛完成一个盛大的仪式。盖上锅盖的那一刻，这个高三学生的眼睛里满是庄严。

谈起《粮食，粮食》，父亲说他非常喜欢朴动人语言的风格与饱满温度的表达，还与作者一样，对“中原奇迹”“豫北粮仓”充满了河南人的自豪。他由这些与个人经验、民族记忆、中国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说开去，以现身说法的意味向晚辈们大发感慨。

一天午后，祖孙俩又在讨论《粮食，粮食》。生于盛世、从小热爱读书的儿子忽然冒出一句话：“文学好到一定程度是会让人啼笑皆非的。”

我着实一惊。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想听听这个嘴上没毛的娃娃能有什么高见。

他指着“六〇后的贫苦记忆”一节对我父亲侃侃而言：“姥爷，这一段真好——尚学民同学的哥哥饱吃一顿好卷的愿望实现了，兄弟姐妹们疯抢一般抓满两手，猛吃着，口水打转。8岁的小弟弟更是把嘴巴塞满却无法咀嚼，好不容易咽下去，又被噎得把脖子伸了好几次。吃完两个馒头，还一手拿着一个‘好卷’，一手拍打着，嘴里喊着‘我叫你跑！我叫你跑……’”还有喂猪、卖猪的情景，拼命喂食，却常因过称前憋不住撒尿尿而导致“不够格”，实在沮丧！这种让人忍不住含泪微笑的背后，是生活的沉重与辛酸，加上滑稽鲜活画面，生动轻松的语言和心底升起欣慰，这书文学性挺强啊！”

我还注意到，“科技之光”一章中，写普通普通的农家女“飞手”郭永肖时，作者专程来到滑县，根据她的时间做了深入采访，而且不惜笔墨，与水稻界的“太阳”袁隆平先生，河南著名小麦专家许为钢、郑天存、茹振钢等农业科学家不按座次，给予了同等的关注和尊重。书写他们的辛苦执着，讲述他们的无私奉献，赞颂他们的崇高精神，字里行间饱含深情，如同谈起自家亲人一样熟悉亲切，满怀热爱。钦敬之心、赞美之情，加上几多疼惜怜爱，暖心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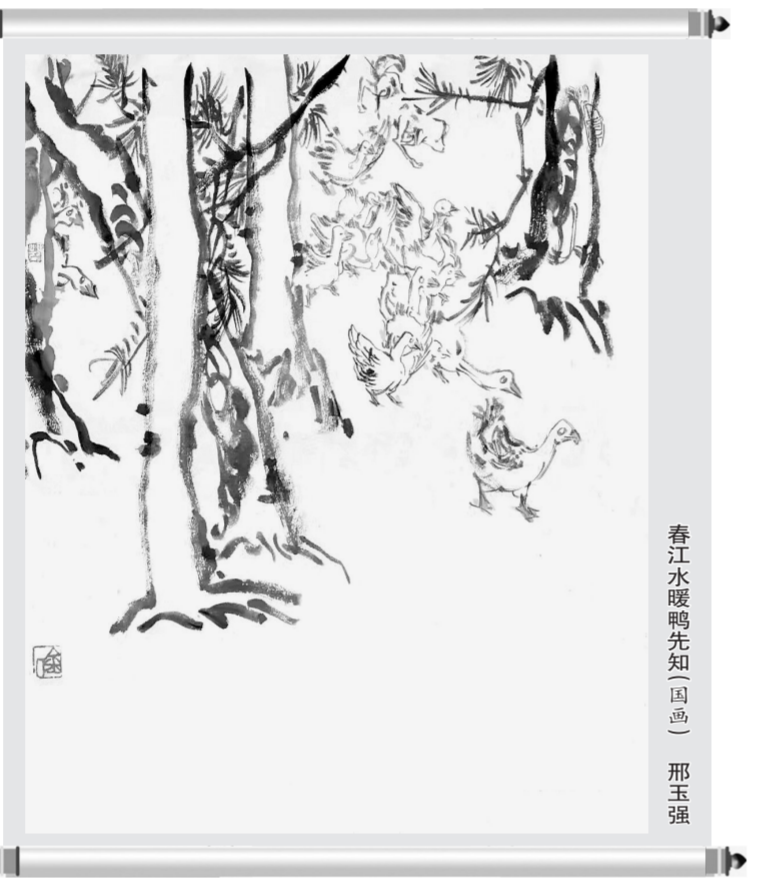
父亲说，报告文学能写得有趣耐读，真是高手。他经常在餐桌上提起书中那些准确活泼的小标题：小麦不小、麦哥麦姐、米弟米妹、芝麻绿豆的

事、土豆等“薯薯”……父亲认为，这些小标题，像家常小菜一样，清爽中透出些俏皮，把为粮食作传的大宴席点缀得既清新，又动人。父亲分析道，这部书几乎每个章节都引用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来铺垫，上溯到《诗经》《史记》《左传》，从粮食的起源到现代的科技之光，从历史发展到民间习俗，涉猎古今中外，四十余万言的叙述中，随处可见历史文化的亮点。父亲还着重对他的外孙提到“彼黍离离”一节中关于豫北乡村元宵“端灯盏儿”“偷灯盏儿”的风俗，把知识性与趣味性巧妙融合的同时还对后辈有所教益，感受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丰衣足食的祈愿和种子落地生金的梦想。祖孙俩讨论的兴致很高，父亲又拿出当年讲台上挥洒自如的风采：“你看这一节，写到奶制品，由醍醐灌顶的由来入题，从佛教经典《大般涅槃经·圣行品》中提到《唐本草》《本草衍义》，从《魏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化妆品到元朝时蒙古人的‘行厨八珍’之首，再到《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制作军粮，直到《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中再次提到元朝的奶粉功不可没，真是横贯古今，信手拈来，行云流水。”

我真是佩服父亲的记忆力，他行云畅谈，将书中的知识与文化、生活与历史、趣味与文学，如在春风中踏马而行，一口气跑出了好远却还未尽畅游之路。

再次捧起这部沉甸甸的《粮食，粮食》，金灿灿的封面上“炸”起金色的麦芒，像灼人的太阳放射着万丈光芒。粮食！粮食！仿佛有种来自远古的呼唤，让这个饱满的词语跳出书页，直击心扉。一本书，一粒种子，不仅为我们一家三代提供了一个颇有有趣的话题，还带着我们在粮食的现实与历史间流连忘返，体会五味杂陈的记忆与或温润或冷峻的情怀。我想，能与老百姓有着同频共振的书籍，一定会广为流传。

父亲说，报告文学能写得有趣耐读，真是高手。他经常在餐桌上提起书中那些准确活泼的小标题：小麦不小、麦哥麦姐、米弟米妹、芝麻绿豆的



新书架

《古典的春水》：在古诗词大观园里探幽赏奇

臧永清

《古典的春水》是一部臧否人物，与古诗词“性命相见”之作。作为著名作家潘向黎最新创作的一部古诗词随笔集，该书谈及近60位古代文人，沉浸式赏鉴100余首古诗词，共分十二章。前六章分别从“多情”、怀古、愁绪、女性美、时间、绝美等六个小小的切口入手，却写得才情深、气象万千。远至《诗经》，近至《红楼梦》，多个诗词信手拈来，别出机杼，多有惊人之处。后六章则逐一聚焦中晚唐诗人群像、晏殊与晏几道、欧阳修与周邦彦、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一人一题，流光溢彩，既一往情深说妙处，更健笔纵横论古今，“落月”“残花”“浅情世间”“奈何深情”“世人皆以东坡为仙”“心中极多想不开”“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句句击中活在当下的芸芸众生的心灵痛点。作者带领我们在“如花野”的古诗词大观园里探幽赏奇，说的是体己话，谈的是寻常情。小说家的恢宏想象，女性文人的体贴入微，把陶渊明、杜甫、李商隐、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周邦彦、陆游、辛弃疾等时光深处的古人写活，每个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连载

吴一湘学成归来那天，跟城北商务区示范区，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城西产业集聚区，城东城乡一体化实验区。城区面积像一张大面饼，越摊越大。唯有老城区没人管，竟比先前还破旧了。淮城影剧院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被分割为多个小块，对外租赁经营，有健身房、台球厅和网吧，还有儿童舞蹈室、围棋室和跆拳道室，变成了另一种喧嚣。胡衣一和吴柯铭在影剧院大街一同居就是20年。他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但胡衣一几乎都忘记了吴柯铭其实是有老婆的，那个化工厂瘦得皮包骨的女人冯桂兰。

吴柯铭与家里唯一的联系是他女儿，吴一湘是个才女，小学、中学、高中都是尖子生，成为那个家庭给予吴柯铭唯一的安慰。高考时吴一湘以全省3000多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要知道全省有70多万考生。这还不算，吴一湘在中山大学仍然是优等生，大二时被学校推荐转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最终获得密歇根大学文凭。

吴一湘学成归来那天，跟城北商务区示范区，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城西产业集聚区，城东城乡一体化实验区。城区面积像一张大面饼，越摊越大。唯有老城区没人管，竟比先前还破旧了。淮城影剧院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被分割为多个小块，对外租赁经营，有健身房、台球厅和网吧，还有儿童舞蹈室、围棋室和跆拳道室，变成了另一种喧嚣。胡衣一和吴柯铭在影剧院大街一同居就是20年。他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但胡衣一几乎都忘记了吴柯铭其实是有老婆的，那个化工厂瘦得皮包骨的女人冯桂兰。

百姓记事

故乡的烟楼

刘文方

记忆中，故乡最高的建筑物要属村头那座座烘炕烟叶的“烟楼”。它高高地耸立在那里，站成了儿时记忆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小时候，每村都有几个约四米多高烘烤烟叶的大房子。因为比居住的茅草屋高大，所以乡亲们形象地叫它“烟楼”。它用泥土人工夯制而成，房顶上留有一个大天窗，两个二尺多高的瓦罐烟囱。屋顶铺上茅草，后来改换成了红瓦。正门约有一人多高，侧面留有一个烧柴的火门，由火门处用大土坯修券成火笼通往烟楼内，以便生火填煤烘烤烟叶。烟楼约有三十多平方米那么大，里面墙壁两边从下到上贯穿一排排的横木架，便于横放烟秆(辨满生烟叶的细杆子)。

在那个年代，每家种上几亩烟叶的话，那可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可烟叶这东西却是个非常难伺候的主儿。不仅对土地有严格要求，而且生产周期较长，从育苗移田到采摘，从采摘到上炕，从出炕到分拣，再到出售，投入工夫较大，非常辛苦。

烟叶不欺生，倒怕熟。通常情况下，要选择阳光充足、肥厚、疏松、排水较好的土地去种植。一般生地较好，新开垦的荒地，可以连种一次，其他土地一般要间隔三年才可以复种一次。据说不同的土质会种植出不同味道的烟叶来。

烟叶生长期长，从畦育苗到采摘上炕要六七个个月时间。俗话说，苗好一半收。在种植过程中，春季育苗很关键，从烟畦大棚的选址到营养土的消毒、施肥，到温度、湿度、病虫害的防治均有严格的要求，一般人操作不了。这些都由村里有文化的乡亲经过专业培训，才可以做到。集体培育的烟苗从二月长到四月，每家才可以移植到田里去。

移栽大田后，还需要打顶、施肥、浇水、喷酒药物防治烟蚜病，它才能够健康成长。每年的八月到九月，烟叶长到一米多高时，可以采摘烘烤了。一大早，乡亲们用钩担挑着两个大箩筐开始下地了。露水、汗水打湿了前胸后背，双脚双手上粘满了泥土和烟叶的油膩，烟叶地里来来回回穿梭着忙碌的身影。尽管闷热、头晕、呼吸困难，但辛劳的农人还是一趟趟地把采集的烟叶一挑挑运到烟楼旁边的几棵老柳树下。

人手多的，有人采集有人辨烟叶。一捆约两米长、直径30多厘米粗细的烟秆扔在一边，上面标注着各家各户的名字。一根根烟秆上用细麻绳把烟叶辨成“人”字形对称的形状，辨满一杆接着杆。辨烟场里，聊天声、大人叫嚷孩子声、中年大嫂开玩笑的咯咯笑声、晒雨吵骂声不绝于耳。仿佛不是在干活，是在享受生活。

农村饭，两点半。通常在下午一两点才把烟叶辨完，乡亲们草草吃了一碗蒜汁捞面条，又要开始装炕了。一般由五六个棒劳动力协作完成。门口一至两人，里面两人，梁头上两人。有人递，有人接，一排排的直到排满烟楼。烟叶装好后，用草苫子堵好了门，再用木椽顶好，密闭了屋顶的天窗，开始生火烘炕。

烟叶由两三个人承担。这是个技术活，要掌控好一个度。烟煤搅拌的干湿程度、填煤的次数、观着温度计的次数都要把握好。烟煤燃烧一段时间后，也用长长的火钩钩几下，红红的煤渣从铁篾子上纷纷落下，然后再填上烟煤。煤填得多了火就旺，温度就高，烘烤出来的烟叶颜色就太深，反之则火势弱，烘烤出来的烟叶就会有不熟的青筋。只有掌握好温度，才可以烘烤出上等的烟叶来。

三五天后，烟叶该出炕了。先打开天窗，掀开门帘，降低温度，人们才可以进到里面去。在一阵阵“二狗”“大超”“李四”的叫声中，各家各户掏出了自己家的烟叶。烟叶好的满脸笑容，烟叶不好的愁容一片。不到一个时辰，热闹的烟楼又恢复了平静。

回家后，把烟叶稍微存放两天，趁着农闲时候开始按照等级分拣起来。最初生长在中部的烟叶大而厚实，烘烤后根据色泽分为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这五个等次。收购价格依照级别从五元、四元、三元到一元上下不等。上半部

家下乡送福字、写春联，都在文化广场进行。用得最多的就是文化局，李北亚组建了一支文化演出队，常年下乡巡演，宣传扶贫政策，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用李北亚的话说，他们送去的是“一场场文化的饕餮盛宴”。

一天中午，李北亚在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微信群晒出他的最新成果。先是小品《扶贫记》的演出照，女主角胡衣一献舞时体态优美，翩若惊鸿，被拍得具有明星写真般的质感。接着是现场观众照片，牙齿掉光的乡村老爷爷咧嘴大笑，白发苍苍的乡村老奶奶热烈鼓掌。最后又发出一条话：隐山区新时代脱贫攻坚慰问演出队新排小品《扶贫记》成功演出，受到全区父老乡亲的交口称赞。

出乎郁洋的意料，群里的人如同商量好了似的，反应非常冷淡。各乡镇办的党委书记、乡镇长全都一言不发。区直单位的一把手全都沉默不语。一个多小时后，分管新闻工

作的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晓阳发出一个整个大拇指的表情符号，仅此而已，那个表情符号看上去孤独而凋零，与照片上艳丽、热烈的场面极不相称。似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那天晚上小品《扶贫记》的原发“大漠孤烟”一言不语，如同销声匿迹。

以郁洋的揣摩，“大漠孤烟”保持沉默，或许是没看见，或许是根本不想理会李北亚，领导一搭话，谁知道他又会搞什么么蛾子，不能给他“碰瓷”的机会。郁洋让陈清去白云寺镇如意水暖器材店订购了农村水暖设备，包括潜水泵、蓄水池和管线配件，这套设备3000多元。之所以让陈清参与，郁洋想由扶贫办支出这笔费用，全靠他个人掏腰包去扶，也实在难以承受。

郁洋将车子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

郁洋将车停在白云寺镇口，自己坐车内等待，陈清去和水暖器材店老板谈妥后用公务卡刷卡付账，再一块儿去张根财家安装。